



我欢喜
生命本来的
样子

李叔同 著

我欢喜生命本来的样子



李叔同作品精选集

插图典藏版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欢喜生命本来的样子 / 李叔同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5

ISBN 978-7-5594-0565-4

I. ①我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李叔同 (1880-1942) — 传记 IV. ①B949.9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321940 号

书 名	我欢喜生命本来的样子
著 者	李叔同
责任编辑	邹晓燕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7.625
字 数	160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0565-4
定 价	3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怀弘一上人（代序一）

柳亚子

以方外而列南社^①社籍者，曰湘僧永光，曰粤僧铁禅；而逃释归儒之曼殊，与逃儒归释之弘一，其入社时乃咸不以方外称焉。今永光西归已久，铁禅且堕尘网，曼殊弘一之名乃复大著。溯余与二人之因缘，殆有可得而言者。曼殊本香山苏氏子，父杰生，商于日，私幸日婢若子，是生曼殊，命其妾河合氏抚育有成。年二十，披剃惠州某寺。顾弗甘食贫，旋窃其已故师兄南雄赵氏子释名博经者之度牒以逃。自是周历暹罗、锡兰，归而教授长沙、芜湖，两至南都，曾主讲杨仁山居士祇垣精舍。容貌洵逸，盖在僧俗间。洎与余同游海上时，则毳衣草履，无复行脚僧故态矣。弘一俗姓李，名广侯，字息霜，家世浙西巨族，官籍天

^① 南社，由高天梅、陈去病和柳亚子三位好友于1909年创立的进步作家团体。1912年2月，经朱少屏介绍，李叔同加入了南社。

津。父筱楼，以名进士官吏部，精阳明学，晚耽禅悦。弘一为孽子，早失怙。生而茗秀，翩翩裘马，征逐名场。壮游樱岛，习美术，举凡音乐、绘画以金石、书法，靡不精妙。尤嗜戏剧，创“春柳社”，演《茶花女》，自饰马克，观众诧为天人。寻挾日妾以归。值民国新建，余与亡友朱少屏辈组《太平洋报》，据沪渚。弘一主编画报，既刊曼殊《断鸿零雁记》，复乞陈师曾作插画，署朽道人。说者谓僧道合作，实则曼殊早返初服，弗当复以僧名，顾亦未料讖乃终属诸弘一也。有言曼殊此书，弘一为润饰之，此语谬甚。曼殊译拜伦诗，乞馮杭师弟商榷，尚近事实。若《断鸿零雁记》，则何关弘一哉！曼殊逝世未十年，弘一遽摈其日妾，入西湖大慈山为僧。余亦自此不复见弘一矣！战事既兴，弘一闭关闽海，度其六秩世腊。李生芳远驰笺索诗，余寿以偈云：

君礼释迦佛，我拜马克思。大雄大无畏，迹异心岂殊。

又云：

闭关谢尘网，吾意嫌消极。愿持铁禅杖，打杀卖国贼。

见者缩项咋舌，顾弘一不以为忤，亦报余一偈云：

亭亭菊一枝，高标矗劲节。云何色殷红，殉教应流血。

呜呼，洵可谓善知识已！

弘一律师小传（代序二）

姜丹书

弘一上人，俗姓李，初名广侯，继名岸，字息霜，号叔同，丧母后，改名哀，字哀公，既又易名息，字息翁，试验断食后，改名欣，字叔同，旋又易名婴。释名演音，号弘一，别署甚多，将欲与法数百八同其目云。天津人，系出浙之平湖。其父某公为名进士，官吏部，晚年耽禅悦，清光绪六年，岁次庚辰，生上人于篷室，时父年已六十有八，而母年才二十余，生四岁即失怙。上人生时，有异征，雀衔松枝降其室，上人自言，此松枝至今犹保存云。上人幼时，天资颖悟，性情外倜傥而内恬醇。家颇富有，嫡长兄好散财，父故后，家情渐异，至难相安。上人年近弱冠，奉母氏王太夫人南下，寓沪滨，入南洋公学肄业，固已文采斐然。时光绪二十六七年间，沪上初兴学堂，有许幻园者，居上海城南，颜所居曰“城南草堂”，家富厚，而人慷慨。设学社，

曰“强学会”，常悬奖征文，上人投稿，名冠其曹者三次，许君奇之，恨相见晚，特辟城南草堂之一部，俾上人奉其母居焉，从此相交至笃，情同管鲍。居无何，母故，上人脱无挂碍，乃东渡留学，会填《金缕曲》一阕留别祖国，并呈同学诸子，此光绪三十一年事也。其词曰：

披发佯狂走，莽中原，暮鸦啼彻，几株衰柳。破碎河山谁收拾？零落西风依旧，便惹得离人消瘦。行矣临流重太息，说相思，刻骨双红豆。愁黯黯，浓于酒。漾情不断淞波溜，恨年来絮飘萍泊，遮难回首。二十文章惊海内，毕竟空谈何有？听匣底苍龙狂吼。长夜凄风眠不得！度群生那惜心肝剖！是祖国，忍辜负！

读其词，见其志，其抱负固不凡矣。既东渡肄业于东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，习绘画，同时从诸专家习音乐，学理与技巧并进，造诣皆甚深。其时我国游学东西洋者甚少，而学新艺术者尤如凤毛麟角，上人盖第一人也。先是，上人年少翩翩，浪迹燕市，抱屈宋之才华，生叔季之时会，一腔牢骚忧愤，尽寄托于风情潇洒间；亦曾走马章台，厮磨金粉，与坤伶杨翠喜、歌郎金娃娃、名妓谢秋云辈以艺事相往还，抑莲为君子之花，皤然泥而不滓；盖高山流水，志在赏音而已，醉翁之意，未必在酒也。兹录其赠歌郎词一首如下：

金缕曲·赠歌郎金娃娃

秋老江南矣。忒匆匆，春余梦影，樽前眉底。陶写中年丝竹耳，走马胭脂队里。怎到眼都成余子？片玉昆山神朗

朗，紫樱桃，慢把红情系。愁万斛，来收起。泥他粉墨登场地。领略那英雄气宇，秋娘情味。雏凤声清清几许？销尽填胸荡气。笑我亦布衣而已！奔走天涯无一事，问何如声色将情寄？休怒骂，且游戏！

此光绪三十年作也。上人留学后，既精描写，复擅歌咏，更感于异国情调，遂联合留东同学曾延年、李道衡、吴我尊辈，创组春柳剧社于东京，而自为领班，饰旦角，表演《茶花女》《黑奴吁天录》等新剧，名噪一时。盖上人为天生艺人，美丰姿，善表情，其献身剧场，不但以风流自赏，且欲以美术淑世也。我国新剧，实导源于此。有清末叶，上人学成归国，社亦移沪，惟此后别有主之者。上人则执教鞭于天津工业专门学校。辛亥鼎革以后，赴沪为《太平洋报》社主笔焉。

《太平洋报》，在当时为报界后起之秀，以上人主笔政故，形式崭新，尤重文艺，而上人书法之妙，亦赫然昭示于天下。余与上人，初为文字交，先即以报章文艺相往还，继为南社同文。至民国纪元，始同事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，以至改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六年间，志同道合，声应气求，相交益契。方清之季，国内艺术师资甚希，多延日本学者任教，余先民国一年受聘入是校，而省内外各校缺乏艺师也如故；于是校长经子渊氏，特开高师图画手工专修科，延聘上人主授是科图画及全校音乐。上人言教之余，益以身教，莘莘学子，翕然从风，同时，亦曾一度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导师；是以艺林狂狷，裁成众多，典型长垂，铎音未替，流风余韵，山高水长，凡我同道多能言之。盖此时之上人，已为恂恂儒雅之布衣君子，非复风流倜傥之浊世佳公子矣；

岂所谓绚烂之极，归于平淡者耶！上人自为人师以后刻意于本身之修养，闻“断食”可使身心更新，乃于民国五年，乘寒假余闲，往西湖虎跑大慈寺，身亲验之，兼旬而回；为余言：“第一周间，渐减食量，并渐薄其质，由两碗而一碗，而半碗，而断粒，由饭而粥，而汤而水，第二周间，全饮泉水，第三周间，一反第一周之序而行之，以至复原，经过良好。”余视之，面目黧瘦，而神采奕奕。余问：“当第二周间完全绝食时有何异感？”答曰：“心地非常清，感觉非常灵，能听人所不能听，悟人所不能悟。”定能生慧，理固然也。上人以一名士而为斯奇举，寺僧自必异而近之，况住居日久，环境移人，载具宿根，乃染佛化；返校之后，室内供佛，朝夕膜拜，卒至皈依，乃于民国七年夏，实行剃度于大慈寺矣；时正三十九岁。上人雅擅书法，世所共知，然历年以来，面目屡变，作者愈勤，所作汉魏六朝分隶真书居多；金石书画赏鉴之精，亦异寻常。及入山时，将艺术书物，举赠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；印章，举赠西泠印社；笔砚碑帖，举赠书家周承德；其余零缣残素，分归好友夏丐尊、堵申甫及贤弟子吴梦非、金咨甫、李鸿梁、丰子恺、刘质平、李增庸等为纪念品；而余《先母强太夫人墓志铭》，则为其在家时绝笔，书成之翌朝，即悄然入山，故已预署其款曰“大慈演音”矣。上人故有妻，居天津，有二子，闻曾欲求一面而不得。留日归国时，携日姬，居沪，出家时，托友贖遣，初固绝未使之闻也，日姬欲求一面亦不得，恸哭而东返！

上人之将为僧也，余曾问之：“何所为？”曰：“无所为。”曰：“君固多情者，忍抛骨肉耶？”则答曰：“譬患虎疫死焉，将如何？”余因知其非厌世，更非欺世，盖由于参透人生，飘然出

世，世所谓返朴归真者是也。其于佛门宗派，则为律宗兼净土；于修持，则为苦行；于期望，则仍在救世。上人尝慨僧界之所以往往为世诟病者，咸以不守戒律故，故入山后，精研律学，除在闽曾设律学讲座外，已成最重要之著作，曰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：此书厘订原有戒律，制为表解，化龃为晰，条理分明，所加按语，无不精邃，俾读者易于领会，闻上人于鱼磬之余，专攻六七年始成，稿为亲笔精书，当由穆藕初氏慨捐七百元，委中华书局缩本影印千部，分赠丛林，以淑僧界；原稿付穆氏皮藏，并附预立遗嘱；大旨谓：“本衲身后，无庸建塔及设其他功德，只乞募资重印此书，以广流布，于愿已得。”其次，曰《清凉歌集》：拟撰三集，已成第一集，歌为上人作，皆唤醒迷欲之词，谱为质平及再传弟子唐学咏、徐希一配制，由开明书店印行。又其次，曰《华严集联三百首》：专就《华严经》文句选集而成，四言、五言、七言、八言俱备，皆感悟语，亦由开明书店照手迹印行，稿藏质平处。又其次，曰《格言略选》：自四言起至十言止，共百二十余条；上人喜多题别号，每条嵌一别号字义，稿藏质平处，等印行。此外墨迹甚丰，或流传人间，或秘藏名山，不具述。上人入山后，律己至严，治学至勤，操行至苦，云游四方，恒跣足芒鞋，孑然一担。民国十四五年间，曾过甬市，挂褡七塔寺，杂游方僧队伍中。其挚友夏丐尊请至上虞白马湖暂住，初固辞，强而后可；时丐尊任教于春晖中学，傍湖而居，见其启担，一敝席，草已稀疏零落，欲为易之，不可，一敝巾，质白而已变灰，欲为易之，亦不可；且曰：“其色虽不白而无害于洁，尚可用几许年月焉！”说罢，便至湖旁洗冷水面，夏君心焉恤之

而无如何也。供张素食，略用香菇，却之，用豆腐，亦却之，依其意，只许白水煮青菜，用盐不用油耳；夏君心欲厚之而无如何也。作客犹然，其平日之茹苦，可想而知矣！住数日，飘然去。此事夏君尝为文以纪之，余读其文，不知涕之何从焉。夏君及经子渊等，又曾发起就旧友醴贻，为筑常住之所，才通启，识与不识不期而集者数千金，遂兴土木于白马湖上，颜曰“晚晴山房”。顾上人亦谓无需乎此，居未久仍他去。厥后余遇上人于沪市，谓将北上为兄寿七秩奉经，然以道阻未果。民国十六年春，杭州政局初变，上人适卓锡于吴山常寂光寺，请堵申甫转邀青年主政之剧烈者若干人，往寺会谈，一言微中，默化潜移；先是上人预书佛号若干纸，备赠应约而来之人，乃来人未及所约之数，而纸数适符，若前知者。其最激烈之某君，出而言曰：“时方严寒，何来浹背之汗耶！”今录上人致当局函于下：

旧师子民、旧友子渊夷初少乡诸居士同鉴：昨有友人来，谓仁等已至杭州建设一切，至为欢慰。又闻子师在青年会演说，对于出家僧众，有未能满意之处。但仁等于出家人中之情形，恐有隔膜。将来整顿之时，或未能一一允当。鄙拟请仁等另请僧众二人为委员，专任整顿僧众之事。凡一切规画，皆与仁等商酌而行，似较妥善。此委员二人，据鄙意，愿推荐太虚法师及弘伞师任之。此二人，皆英年有为，胆识过人，前年曾往日本考察一切，富于新思想，久负改革僧制之弘愿。故任彼二人为委员，最为适当。至将来如何办法，统乞仁等与彼协商。对于服务社会之一派，应如何尽力提倡（此是新派）；对于山林办道之一派，应如何尽力保护（此是旧派，但此派必不可废）；对

于既不能服务社会，又不能办道山林之一流僧众，应如何处置；对于应赴一派（即专作经忏者）应如何处置；对于受戒之时，应如何严加限制；如是等种种问题，皆乞仁等仔细斟酌，妥为办理。俾佛门兴盛，佛法昌明，则幸甚矣。此事先由浙江一省办起，然后遍及全国。谨陈拙见，请乞垂察，不具。

弘一 三月十七日

当闻丰子恺言，民十七八间，上人暂居其沪寓，偶话旧，忽欲寻访城南草堂，子恺随行；至则故居犹存，而主人已易，草堂改为精舍；入则大动今昔之悲，顿向佛座五体投地，叩头如捣蒜，肃穆之容，万籁为寂，凄凉之气，四壁浸寒，我佛有灵，当亦同下伤心之泪矣！既知屋已易人，乃求故主何在，心诚求之，其人斯得。嗟夫苍天！畴昔慷慨好义之文坛盟主许幻园者，头已白，耳已聋，憔悴之状不忍目，而犹伏处陋室，为人佣书，借易升斗，以维生活，相接之下，又复大恧。久之，始破涕为笑，追叙前尘，恍如痴人说梦，此情此景，陪坐之子恺，亦不禁涕之沾髯也！民十八年，岁将己巳，上人五十诞辰，绍兴徐仲荪氏曾为放生于白马湖，洋洋焉鱼虾得所，上人亦轻舟漾波，与物同乐，观者兴感。既而至甬上，有某僧，以筹济陕灾，请至长安，上人不欲拂其意，许随行，已上船，且将解缆矣；弟子刘质平恐上人不胜西北长途，突入舱，负之返岸，众视错愕，上人亦笑任之；师弟之情，恬适之怀，一时传为美谈。今上人年五十有七，而入山愈深，韬居闽厦一草庵，不欲再出云。白云深处，藏幽人之孤踪；明月前身，喻艺禅之风度；渺渺予怀，薰沐纪述；瞻彼南山，曷其有极！载挹风操，未尽万一；若云高僧续传，则当俟君子于他日。

目 录

001 怀弘一上人（代序一） / 柳亚子

003 弘一律师小传（代序二） / 姜丹书

辑一 出家前后

“像我们这种人，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。”

002 我的父亲母亲

006 我的人生兴趣

010 辛丑北征泪墨

014 断食日志

026 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

033 附录 弘一法师之出家 / 夏丏尊

辑二 艺术丛谈

士先器识而后文艺。应使文艺以人传，不可人以文艺传。

- 042 艺术谈
055 释美术
057 昨非录
059 谈写字的方法
072 浅谈篆刻
095 春柳社演艺部专章
100 附录 春柳社的开场 / 欧阳予倩

辑三 明月禅心

有悲无智，是曰凡夫，悲智具足，乃名菩萨。

- 110 悲智颂
112 改过实验谈
116 改习惯
119 谈惜福、习劳、持戒和自尊
127 南闽十年之梦影
136 最后之□□

辑四 经国文章

二十文章惊海内，毕竟空谈何有？

- 144 诛卖国贼
147 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
149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
151 论语言之齐一
155 中国学堂课本之编撰
160 论废八股兴学论

辑五 良师益友

君子之交，其淡如水。执象而求，咫尺千里。

- 164 城南草堂旧时友：致许幻园
168 “索性做了和尚”：致夏丐尊
185 一琢一磨皆因缘：致丰子恺
194 师生情谊：致刘质平
207 致蔡元培、经亨颐、马叙伦等
209 与家人书：致李圣章
213 遗书：致性愿法师
218 法缘：致广洽法师
223 附录 乐石社社友小传

辑一

出家前后

“像我们这种人，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。”

我的父亲母亲

在清朝光绪年间，天津河东有一个地藏庵，庵前有一户人家。这是一座四进四出的进士宅邸，它的主人是一位官商，名字叫李世珍。曾是同治年间的进士，官任吏部主事，也因此使李家在当地的声名更加显赫了。但是，他为官不久，便辞官返乡了，开始经商。在晚年的时候，他虔诚拜佛，为人宽厚，乐善好施，被人称为“李善人”。而这就是我的父亲。

我是光绪六年，在这个平和良善的家庭中出生的。生我时，我的母亲只有二十岁，而我父亲已近六十八岁了。这是因为我是父亲的小妾生的，也正是如此，虽然父亲很疼爱我，但是在那时的官宦人家，妾的地位很卑微，我作为庶子，身份也就无法与我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相比。从小就感受到这种不公平待遇所给我带来的压抑感，然而只能是忍受着，也许这就为我今后出家埋下了伏笔。